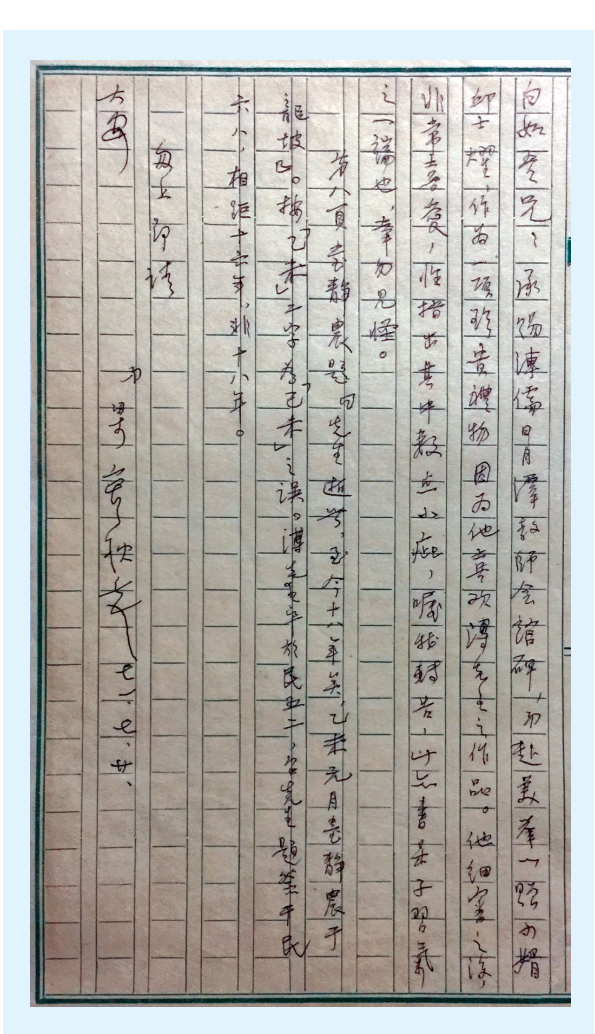


●管继平

■文人尺牋（三十五）

人生适意唯疏放

——梁实秋致刘白如



此虽为梁实秋的钢笔字，也不妨先谈几句梁先生的书艺。应该说梁先生的钢笔字，是完全秉承着他毛笔字的书风，字体紧密，淡雅清秀；章法疏朗，饶有韵味。尽管梁实秋并非书家，但他儿时受父亲的影响，于书法绘画上均下过一定的功夫。父亲喜欢研究文字，旁及金石碑版之学，故家中藏有各种珂罗版汉碑碑帖，如《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曹全碑》等。梁实秋在此环境中如鱼得水，如蜂采蜜，曾临过赵孟頫，后父亲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故改学颜柳，兼习汉隶，虽然他自愧未能持久，在书法上也未成一家，但由于年轻时练就的基础和兴趣，使他一直视写字为人生之享受。他负笈留美念书期间，可能是父亲对他的要求，他所有的家书都是以“墨笔恭楷”，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父亲每年还为之装订为一册留存。到了晚年，随着梁先生的文坛地位已到了文豪和宗师级别，求他写字或题招牌的也越来越多，对于好友的索求，他往往也欣然挥笔，或抄录古人的诗句，或自己填一阙词，总之清逸雅致，文人气十足。其实，梁先生还能弄几笔国画，或数枝梅花，或半幅山水，四十年代他出版的那本《雅舍小品》，封面的那张山水似就是他的杰作，不过他的画作实在不多，惜墨如金，哪位朋友若有幸获赠，那关系自然不同一般了。

这封书札的受者“白如吾兄”，即梁实秋到台湾来之后非常亲近的知己，也是他的同事和上司。白如乃其字，其名刘真，著名教育家，安徽大学哲学教育系毕业，并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及美国宾州大学研究三年。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接办台湾师范学院，历任师范学院院长、师范大学校长、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等职，有“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之誉。刘白如先生衔命接管台

湾师范学院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延请名师，他的办学理念是“大学教授乃一所大学的灵魂”，借用一位著名教育家的话说，即：“没有大的教授，便不能有大的大学。”所以他甫一上任，当闻听慕名已久的梁实秋先生已于七月来到台湾后，马上带上聘书第一时间登门拜访，那时的梁实秋刚到台北，还临时下榻在大同公司的宿舍，面对竭诚前来的院长，尽管此前并不相识，但梁实秋还是被他的诚意所感，当场愉快地收下聘书。可见“真诚”与“第一时间”是多么的重要！从此，两人在共事中十分投缘，建立起长达三十八年的深厚友谊。直至梁实秋逝世那天上午，刘真接到“梁先生病危”的电话，也是携夫人“第一时间”赶到病房前，但此时梁先生的呼吸业已停止，文坛巨星，就此陨落。梁实秋曾执教于国内多所著名大学，到台湾后，则一直服务于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直至退休。梁先生曾说他不仅在台师大时间最长，这段时间也是他精神最感愉快的。这自然与刘真执掌期间的亲力和有关，师院那时，刘真除了请来大名鼎鼎的梁实秋之外，还邀请了像黄君璧、溥心畲、陈大齐、陈可忠、田培林、苏雪林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教授，也正是因为这些认真而著名的教授，使得当年师院的学风与声誉俱佳。

古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多少给传统文人带来很大的影响，梁实秋来到台师大后，先后任英语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得遇刘真校长的尊重与厚爱，他将自己的全副心力也奉献给了师大。像梁先生这样的著名教授，想必高薪请他的地方多多，但梁先生却心甘情愿地表示，只要刘真在师大负责一天，他就绝不离开师大。后来刘真被省政府调任教育厅长，即使不愿去但也无奈服从。梁先生虽未离开，但卸任了一切行政职务，专任英语研究所教授一职，以此表示当年与刘真“共进退”之诺。退休之后，他俩居住相距不远，故也时相过从。梁实秋曾多次为刘真题写诗词尺幅，一次刘真向梁实秋索书，梁先生则特书了一首律诗相赠：

孤岛初逢尚黑头，酒边欢笑忆前游。
美君抖擻升牟北，顾我逍遥作马牛。
不厌聾虫应对苦，肯来漫话故园秋。
人生适意唯疏放，笑指芸窗景色幽。

诗句的字里行间，表示了对知己好友的付出而感激，并记下了订交几十年以来他俩诚挚深厚的友情。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再来解读这一封信，则毫无障碍了。

梁实秋这封信应写于一九八二年七月，时已八十一岁高龄。因刘真将一帧溥心畲先生书写的“日月潭教师会馆碑”（可能是拓本册页），请台静农先生题了跋，赠送给了他。梁先生非常高兴，到美国探望小女梁文蔷时，作为“珍贵礼物”转送了他更喜欢此物的女婿邱士燏。邱君展玩之余，发现了台静农先生题字落款时的一个“笔误”，把日期写错，“己未”误成“乙未”。可能小婿也有凡事就爱较真的书生气，故嘱泰山大人一定要转告刘先生一下……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则并无太多内容的短信，然而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从此信中既可获知刘真与溥心畲、台静农以及梁实秋的交友，也可了解梁、刘他俩亲近随和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日常趣味。若是一般的泛泛之交，这样的问题不会专致一函，而正因为梁与刘的特别交情，才无所顾忌。据刘真的回忆文章称，梁实秋与之交往三十多年来，虽时常朝夕相处，但仍给他写了一百多封信，以短札居多。梁先生非常喜欢写信，有时一天接连要写十来封信，皆三言两语，一挥而就。我想这不就是晋唐余绪么，如今留下的二王尺牋，风流蕴藉，虽也不过是数十字、三五行，但从中却让我们知道过去的文人，什么叫做欲言又止，纸短情长。

●王德彦

海派书家掀谭(二十一)——朱复戡

艺术家的成长有其规律性，特殊的人才大可分为令名早享和大器晚成者。朱复戡无疑是早成的。朱复戡五岁时在父亲朱节鏞的指导下，用毛笔蘸清水在青甃(俗称练字砖)上写《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朱复戡写石鼓文集字联，款署“七龄童子朱义方”，被吴昌硕誉为“神童”。八岁在上海怡春堂扇笺庄写春联廿余幅，被购一空。十七岁时入“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为最小的会员，吴昌硕称其为“小畏友”。传说大千在上海“九华堂”看到一位“朱老先生”的字画，十分心仪，特来投师。当得知这位“朱老先生”只是一位刚刚二十还不到的年轻人时才作罢。另一则这类的传说换成了邓散木。邓散木见到老师比自己还年轻，心生悔意，遂草率成礼，后转拜赵吉沅门下。虽然此事真伪不得而知，但足以说明朱复戡的令名早享。马公愚评价朱复戡云：“余生平最钦服唯老友朱君复戡，君渊博多才，工诗文，精金石，擅书画，精研六书，饱饫群籍，融会贯通，识力兼臻，凡有所作，无不古浑秀穆，度越前人，别开蹊径，自成宗派，实千年来一人而已。吴仓老视为小畏友，良有以也。”

朱复戡（1902—1989），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40岁后更名起，号复戡，以复戡号行。祖籍浙江鄞县，生于上海。幼承庭训，涉猎经史，好习书画。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上海美专教授、中国画会常委。上海解放后，他成为一名文化自由职业者，还曾经为陈毅市长刻“陈毅之玺”“陈毅”印。1958年，山东筹办大型展览缺乏书画人才，向上海市求援，上海市将朱复戡派遣过去，直到80年代初的近三十年间，复戡先生寓居山东。当年朱复戡到济南不久，国家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阶段，展览筹备活动被迫中止，但朱复戡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抓住这段宝贵时间作诗词、练书法，出现了解放以来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凡有书法作品问世，他基本上都是书写自作诗词。他一生作诗千余首，其中一部分即创作于寓居济南期间。1979年七十八岁时肺部透视发现核阴影大小的阴影，初步诊断为肺癌，回上海治疗，居上海胶州路170弄6号。历任政协山东省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高级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佛教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西泠印社理事等职。1989年，上海成立朱复戡艺术研究室，任名誉主席。同年逝于上海。

复戡的书法，以篆书、草书最优。金文厚实沉重，晚年补写《泰山刻石》，完成了《峰山刻石》《琅琊刻石》《碣石刻石》的文字书写和碑体设计工作，力追斯篆风韵。篆刻得吴昌硕亲自传授。先生篆刻，得力于

“修养之旅——上海书法家诗书画印作品展”作为2017上海书协的“压轴戏”已圆满落幕。随后，又在公共微信平台陆续推出展览作品及系列访谈进行二次传播，笔者关注的还是“评审感言”，也想听听他们的肺腑之言。

从“感言”而言，13位评委在肯定“修养之旅”这一创新之举的同时，或多或少地针对展览作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有“感言”是尖锐的，一针见血。由此，也让笔者也产生一些奇怪的假设，如果按照评委“感言”而为，可能还有不少作者要落选，但他们没有这样去做，或许因为首次，或许下不为例，或许展览是必须的。有时想想，艺术嘛！本身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体验了，尝试了就是一种收获。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收获总是与遗憾并存，只要意识到遗憾，主动去弥补遗憾，收获也是可观的。为此，笔者特别摘录两位所谓书法外的评委感言，个人以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促使我们思考与醒悟。上海美协秘书长陈琪说：“有的作品对书法传统研究不够，认识不深，从作品中看不到传承渊源关系，所谓‘自由体’；有个性的作品缺乏，画家书法应该体现鲜明的个性，特别是和画风较为统一的个性，书法个性不强造成绘画风格的缺失和弱化。”上海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说：“许多作品的思想性值得肯定，但艺术性较弱，包括生活提炼不够，主题开掘不足，意思表达干涩，角度表述单一，意境营造贫乏，有的过于直白流于概念，有的过于粗糙不够雅致，不符合诗作为形象思维的产物的要求。80%以上的作者未能掌握诗词格律，作品在平仄、对仗、押韵方面漏洞很多很大，失粘、失对、失韵的现象屡见不鲜，对联的创作同样有上述现象，个别诗作纯属抄袭。”前者是画作评委，后者是诗作评委，二位评委对此届展览的评价是认真的、专业的，也是展览中大家想倡导的评委应有责任与境界。或许我们已有很久没有听到这样中肯的评语了，当然，笔者摘录二位评委的“感言”，并非让人来对号入座，新年了还是想说点祝福的话，不妨整装来一个仪式化的审视，洗去纤尘。

的确，每逢新年各式各样的展览频发，书法圈也从未闲着，新年伊始，几乎每两三天我们就可在媒体上见到一则《征稿启事》，全国的、省市的，翰墨飘香。与此，有热心者说：展览多是好事，不仅可以活跃群众生活，还能为非会员提供更多的人机会。也有担心者说：年年举办，有那么多人参展观展吗？别把展览给办“烂”了？众口难调，喜忧参半，担心的未必是多余，热心的未必是表扬，适度展览才是正道。去过，由展览引发的问题还是不少的，比如，主办方为了达到展览数量，对作品把关不严，鱼龙混杂、鱼目混珠；有的为了所谓公平评审，让从未从事过专业的评委也去参与评审，以为艺术都是相通的；有的作者为了入展，也使出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模仿、抄袭、代笔，一到现场测试就问题暴露。还有的为了入展，付出沉重的代价，记得在八届国展时，有人过度劳累创作，心脏病突发，窒息死亡。十届国展时爆出，一位投稿者竟然投了290件作品，参展费付了上万元，据说也未入展。除了作者自身的原因外，这都是由于展览的过度频繁未能与书法艺术成长规律相适应，故而出现的个别本末倒置的奇思思维和困扰书法发展的唯心行为。

对“展览”的作用，我们也不能低估，它的存在，也有它自身的积极意义，尤其是现在基本处于一个以展览为中心的书法时代，它促进了书法的发展与创作，这也是无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但是，如果以为展览多就是学习书法热，可能有点不妥，当下的“书法热”实际上还是“展览热”，所以，有人曾提出“假如没有展览，书坛将会怎样？”不管怎样，在这个大背景下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主办展览、期待展览、参与展览、关注展览、评议展览、笑骂展览……

展览还得继续，假如毕竟是假如，现实就是现实，心有所愿，愿有所属，罢了去！

●杨祖柏

开年闲话『展览』

■简斋闲语

上海书法家诗书画印作品展

刘永高

一

此是涵观现外功，兰亭境界蔚时空。
挥毫探赜逾邃碧，积学菩提懂懂聪。
北海书碑仙手笔，东坡点墨大家风。
应知乐道尝甘苦，合与殊途意象通。

二

归元翰墨话殷墟，障目烟尘可问渠。
羽篆清奇仓颉字，诗文演绎圣贤书。
刀錚笔脉临池笃，画缣心廓脱俗如。
海气熏陶标格异，蹉跎毕竟励当初。

2018 上海青少年书法艺术奖申报通知

“上海青少年书法艺术奖”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承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青少年书法委员会、上海海派书画艺术馆协办、宣家鑫出资设立,该奖项已经连续第十年。2018“上海青少年书法艺术奖”即日起开始接受申报。

申报年龄：
青年组:18岁至45岁的青年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
少年组:18周岁以下(含18周岁)的书法爱好者。
申报范围: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在书法艺术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在上海乃至全国书法展览中取得荣誉的青少年作者(不含篆刻)。

申报条件：
青年组：
(1)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书法大展、兰亭奖获奖入展的作者。(2)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各单项展览(含楹联展、扇面展、册页展等)中入展的作者,全国书法比赛获奖等级奖的作者。(3)在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重要展览中获得优秀奖的作者。

少年组：
(1)在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青少年书法大展中获等级奖的青少年作者。(2)在书法考级中取得九级以上成绩的青少年作者。(3)在上海市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举办的“真彩杯”及“樱花杯”比赛中获等级奖的青少年作者。(4)在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高野山书法比赛中获等级奖的青少年作者。

本次书法艺术奖将评选出10名“上海市青年书法艺